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二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2



F0028-(12)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

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

德滅沈沈國懼禍至徐廣曰沈音者○索隱曰者即黎也鄒誕云本以告紂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

方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我祖遂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

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世也殷既小大

好草竊姦宄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群臣皆有是罪其小民乃並興

相為敵讎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

邵寶曰一女同降
而或妻或妾皇英
是也尊卑以年一
母同出而或嫡或
庶皆紂是也貴賤
以分年以率常分
以制變君子別嫌
明微於是為至
按重一阨字疑
行
補方苞曰尚書微
子篇父師少師注
家謂即箕子比干
而太史公以太師
少師別為二人故
序微子與太師少
師問答後特起文
曰箕子者紂親戚
也王子比干者亦
紂之親戚也而比
干死後復曰太師
少師乃勸微子去

舊注未達其意

曰一作勝水無舟航言危也。謂國典也。○索隱曰尚書典作淪象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

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是

子而略刑之

曰尚書典作淪象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

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

如楚無字之聞逃

狂蓋亦令文

尚書意異耳。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駟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

意告我也

能得之也

是微子求

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知之何也。太師

光緒曰按書云

我其發出狂吾

若曰王子夫篤下苗亾殷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

爾無指者予顛

苗音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苗下不畏賢人達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陋淫

躋若之何其與

神祇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機又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微也。令誠得治

此文少異不忍

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亾箕子者

馬融曰箕子者國名也。子

言紂發出顛狂

紂親戚也

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處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始為

我家老成之人

象箸

索隱曰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象。箕

皆遁逃於荒野

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

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

危亾之勢如此

告我以顛隕

隨之事將若之

何哉蓋微子憂

危之甚特更端

以問救亂之策也。邵寶曰微子憂宗祀而知其必亾故自罪以存焉。宗祀為重則身為輕矣。不然豈其不能死而如是耶。孔子稱殷三仁微子是先觀于斯知之矣。王鑿曰箕子比于車俱附見微子世家正見其迹異而

心同宜牽連書也

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

嗟紂為无道殺

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

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

獨奈何漆身為

其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

今奈宗廟何天

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

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

奈社稷何

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

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

李夢陽曰或云于

去遂行

時比干已死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

子紂無去之義是

軍門肉袒面縛

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即背也。義稍迂。左牽羊右把茅

矣志曰人臣三諫

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

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

而待放逐何死也

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李予曰忠君必君

之悟也斯殺身從

命當是時暇疏戚

之矣有君而不有

計哉

按升菴云左牽

身也傳曰見危授

無之事肉袒面

縛出于左氏乃

楚人以誑莊王

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受鄭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
微子也史曰微
子抱祭器而入
周既入周矣又
豈待周師至而
後面縛乎即抱
器入周亦必死
之事劉敞曰古
者同姓雖危不
去國微子紂庶
兄也何入周之
有論語云去之
者去紂都也雖
法不踰國斯仁
矣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箕子對曰在昔絲墜
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墜塞汨亂也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
常倫所斃徐廣曰一作釋駟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絲知是乃震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
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
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鄭玄曰此數本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木曰曲直孔安國
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潤下作鹹
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盧通也

未嘗鹹也流而至
海凝結既久而鹹
之味成則鹹者潤
下之所作火之始
炎未嘗苦也炎炎
不已焦灼既久而
苦之味成則苦者
炎上之所作水之
初生金之初鑄土
之始稼穡亦然
實多酸雖甘者至
乾壞亦酸
李杞曰曰者自
然之理作者修為
之效貌之必恭以
至思之心肅有物
必有則也作肅以
至作聖聖人而後
可以踐形也
陳大猷曰八政
以緩急為序養生
莫急於食而貨次
之養生矣當事死
報本故次祀然皆
貴安居故次司空

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
作聖孔安國曰於事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
郭主空土無不通謂之聖五曰司徒孔安國曰司徒六曰司寇馬融曰主七曰賓鄭玄曰
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
日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皇極皇建其有
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歛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歛是五福
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歛是五福故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
凡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
天下皆大為中正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
有所趣會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
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
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毋侮鰥寡而畏
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一 宋世家 三

不可逸居充教故
次司徒教不從而
刑之故次司寇內
治舉而外治與故
不庭則不得已征
之故以師終焉
按書傳皇解作

庶民於君之極
與之保守
按保極書傳云

德者人君回常念
民之有謀有才
為至惟皇之極言
之而不怠其或未
能盡合而未底乎
大戾者亦當受之
而不拒也又或有
能革而從君而以
好德自名則雖未
必出於中心之實
人君亦當因其自
名而與之善則是
即謂富也 按母好尚書作無好德用答傳解用答惡之人 按書傳云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按書

傳云皇極之敷
言節上文敷行
之言也言人君
以極之理而反
復推行為言者
是天下之常理
非君之訓也天
之訓也蓋理出
乎天言純乎天
則天之言矣
按書傳云沈深
潛退不及中者
以剛克之高亢
明爽過乎中者
以柔克之
陳經曰三德之
用莫易於正直莫
難於剛柔君道主
剛剛之失其過小
柔之失其過大故
又言成福玉食之
柄在君唯恐失之
柔而柄下移如漢
元成也
濟尚書作齊

之以政則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女不能使有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于其母好女雖

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 母偏母頗遵

王之義 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 母有作好遵王之道 馬融曰好 母有

作惡遵王之路 母偏母黨 王道蕩蕩 孔安國曰言開闢 母黨母偏王

道平平 言辯治也 母反母側 王道正直 也側傾側也 會其有極 鄭玄曰

當會聚有中 歸其有極 鄭玄曰謂臣也當就 曰王極之傳言 馬融曰王者當

下布陳 是夷是訓于帝其順 是順是行 得中者則順而行之 以近天子之光

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數 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 以近天子之光

曰正直 鄭玄曰中 曰剛克 曰柔克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 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

友剛克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 內友柔克 孔安國曰和順以柔能治之 沈漸剛克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

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 高明柔克 馬融曰高明君 維辟作福

曰尚書作沈潛此字作漸其義當依馬註 高明柔克 子亦以德懷也 維辟作福

維辟作威 維辟王食 馬融曰辟君也王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臣無有

作福作威 王食臣有作福 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辟 民用僭忒 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 孔安國曰龜曰卜 著曰筮 考正

之乃命卜筮 曰雨 曰濟 曰淦 尚書作圖 索隱曰淦音亦尚書作驛 孔安國云

也 曰霧 徐廣曰一曰決 曰被 索隱曰霧音蒙然蒙與霧 曰克 曰貞 曰悔 凡七

卜五 占之用 二 衍貞 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兩濟圖霧克也 一行貞謂貞悔也將立

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 兩者兆之體氣如兩然也 濟者如兩止之雲氣在上者也 圖者色澤而

光明也 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 克者如視氣之色相犯也 內卦曰貞貞正也 外卦曰悔悔之言

象多變故言衍貞 立時人為卜筮 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 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 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 女則有大疑 謀及女心 謀及卿士 謀

及庶人 謀及卜筮 孔安國曰先盡謀慮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 孔安國曰 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

故後世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女

遇言也

會居隆曰凡七兩濟濟霧克貞悔也上五兩濟濟霧克也占二貞悔也行推尚書作心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爇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一極備凶一極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奧孔安國曰君能通理若孔安國曰君昭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曰常時暘若孔安國曰君行狂曰儻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儻曰咎徵孔安國曰敘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曰儻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儻曰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急曰舒常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曰王雱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告曰師尹維日孔安國曰象正官之吏分曰歲日月孔安國曰象正官之吏分

最精微陳雅言曰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為易疾觀庶草之蕃則大者可知故庶徵之效獨言庶草惟董朱熹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光緝曰按書傳云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應五事失則咎徵應此自然之理也然必曰其事得則其休徵應其事失則其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矣蓋天地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煥年理之常也

時毋易孔安國曰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日時無易則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臣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孔安國曰星民象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四曰攸好德孔安國曰所好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六曰弱鄭玄曰愚懦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成王少

宋世家

五

鳳文官

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
數之變也然堯
湯雖不能無水
旱之變而卒能
消水旱之災蓋
或然之數終不
能勝必然之理
聖人所以能回
造化也
陳師凱曰按前
漢五行志元光中
天星盡搖上以問
候星者對曰星搖
者民勞也又曰五
星同色天下偃兵
百姓安寧歌舞以
行以此觀之則以
庶民省之於星以
驗其安否之說信
矣
增朱熹曰五福以
人所尤好者為先
六極以人所尤惡
者為先 金履祥
曰書洪範篇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于
箕子愚按書十有
三祀則知箕子之
不臣箕子 按欲
哭二句太史公墓
為箕子心事 補
方苞曰微子微中
雖受周封猶稱殷
號

周公曰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
徐廣曰一云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世本曰宋
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
行是為微仲 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而立行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行殷禮也
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子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 索隱曰謙周云
雖為宋公猶微至子稽乃稱宋公也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 宋公
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
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 徐廣曰鮒一作鮒 索隱曰譙
子也弑煬公欲立太
子弗父何何讓不受 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
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闚立 呂忱曰闚
音古覓反
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
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

周家之忠厚也洪
範王曰嗚呼箕子
編書者又以微子
之命名篇則知武
王不忍革其故號
故微仲之子始稱
宋公
按路史云以微
子之賢吾君之
子而商人父師
之願乃使之代
商後而邦之宋
宋為故商商之
舊都民之被之
澤者固未忘也
使微子小異其
志則全商之地
亦非周矣成王
周公方且晏然
命之不少為疑
卒以按堵非聖
人之盛德能如
是乎
光緒曰按家語
以弗父何為煬
公熙子而左傳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
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
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
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
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
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
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
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
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
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
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
督說目而觀之 服虔曰目者極
視精不轉也 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

云謝祀弒湯公
欲立太子弗父
何何讓不受及
考之世家云云
而不載弗父何
為何人之子及
其所讓之實茲
何為庶子則謝
祀乃不共載矣
之人胡讓之乎
何之後家語曰
世為宋卿若其
與謝祀有父仇
何決無為卿之
理而謝祀亦決
無使得在位之
理然則何必共
之嫡子當嗣而
讓也明矣
凌約言曰既詳敘
宣公立弟顛末而
又設為君子之言
以結之此左氏法
也
邵經邦曰堯舜禹益之車由于天理之正此所以万世而無弊穆宣夷馮之事出于好惡之情此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于趙普之再悞而子馮之居鄭愈于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于初心矣 茅坤曰穆

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木三戰取郟田四戰郟鄭伐宋入其郟五戰伐鄭圍長
 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
 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
 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
 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
 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
 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駟魯生虜宋南宮
 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
 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
 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大夫仇牧聞之以兵
 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于趙普之再悞而子馮之居鄭愈于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于初心矣 茅坤曰穆

公舍焉而立與夷
父子之分素矣所
以卒致篡弒之禍
目夷固請以立茲
父兄弟之倫正矣
所以獲成宋治之
美然則何必飾讓
以為文好名以相
高乎要之父死子
繼者萬世之常也
兄終弟及一時之
變也非常非變亂
而已矣
董份曰殤字當是
死而諡者今臣不
宜稱恐誤即張敖
傳稱高祖也
按說死云魯人
吊曰天降淫雨
溪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
使臣敬吊宋臣
應之曰寡人不
佞齋戒不謹邑
封不修使人不
時天加以殃又

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
 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服虔曰蕭毫宋邑也杜預曰今浦
 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
 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
 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以革裹之歸
 宋左傳曰以宋人醢萬也醢肉也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
 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二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
 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二十年桓公病太子茲
 甫讓其庶兄曰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
 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曰夷為相未葬而齊桓
 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
 下左傳曰隕石于六鵲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鵲徐察之則退飛○索隱
 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輿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
 云恒星不見夜明星實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實石退鵲之事同此史以

遺君受拜命之... 八年齊桓公卒... 宋公盟于孟... 目夷曰禍其在此乎... 楚執宋襄公以伐宋... 冬會于毫以釋宋公子魚... 禍猶未也... 十二年夏宋伐鄭... 子魚曰禍在此矣... 秋楚伐宋以救鄭... 襄公與楚成王將戰... 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 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 毅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 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 己濟未陳又曰可擊... 公曰待其已陳... 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 襄公傷股... 股國人皆怨公... 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 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 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 徐廣曰成列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 按說死曰宋桓公愛目夷故父為公愛之也請使目夷立臣為張而其君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之相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

後死也... 必如公言... 叔瞻曰成王無禮... 去而取鄭二姬以歸... 叔瞻曰成王無禮... 公子重耳過宋... 襄公以傷於楚... 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 八十四...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 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疎耳... 子成公王臣立... 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二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 四年楚成王伐宋... 宋告急於晉... 五年晉文公救宋... 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 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 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 正義曰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 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 而自立為君... 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 少子杵臼... 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是為昭公...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 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 春秋文公十一年魯取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 齊世家惠公

不與我國將殺
 子君宋人曰吾願
 社稷神靈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
 殺宋公猶不得宋
 國乃釋宋公走
 之衛公子曰夷後
 曰國為君守之君
 局不入遂連公歸
 按宋之亂肇於
 宣公之遜國而
 成於襄公之爭
 盟廢子立第猶
 有禮讓之遺風
 焉戰危事也而
 以不鼓不成列
 自取敗亡豈非
 愚耶而君子或
 多之過矣
 余有丁曰左傳載
 武公獲緣斯在春
 秋前魯世家語是
 此云昭公諛也索
 隱牽合以昭亦諛
 武曲說不通按
 文義不順按左
 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此云鄭命伐宋恐誤凌約言曰李牧曰擊數牛享士華元

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
 系家云武公此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白當亦諛武也若將不然豈
 下五代公子特為
 君又豈諛昭乎
 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
 弟鮑革徐廣曰一賢而無華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
 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貳是反襄夫人助因大夫
 王姬也不可鮑不肯也
 華元為右師正義曰公子華元鮑因請得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
 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
 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
 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四年
 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
 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羊對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
 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
 贖華元未盡入華元歸宋十四年楚莊
 重百乘遺鄭贖華元也又云
 文馬亦贖身目如黃金
 左傳云昭公无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云此云因大夫華元為右師
 文義不順按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此云鄭命伐宋恐誤凌約言曰李牧曰擊數牛享士華元

使其御羊羹不及
 此兵之勝敗所以
 異也夫食者人之
 所重也華元不能
 舍其所輕而欲使
 御人忘其所重不
 亦難哉
 按韓詩外傳云
 楚莊王圍宋有
 七日之糧使司
 馬子反乘闕而
 窺宋城宋使華
 元乘闕而應之
 子反曰子之國
 何若矣華元曰
 備矣易子而食
 之折骸而覆之
 子反曰吾聞圍
 者之國箝馬而
 抹之使肥者應
 客今何吾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
 聞君子見人之
 困則矜之吾望
 見吾子似于君

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
 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
 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折
 骨而炊何休曰折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
 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其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
 華元不臣矣其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
 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殺殺
 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冢在
 誅唐山乃立其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平公二年楚其王
 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
 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
 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八
 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

子是以情也于
反曰子其勉之
吾軍有七日糧
耳揖而去于反
告莊王莊王怒
子反曰區區之
宋猶有不欺之
臣何以楚國而
无乎吾是以告
之也莊王遂罷
兵去

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
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索隱曰按
曼音萬景
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己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司馬桓
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
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
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二十六年齊田常弑
簡公二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
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
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
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
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
隱曰昭公者元公
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者于
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為此說
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徐廣曰
禘音端禘秦即元
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
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

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
廣曰

辟公二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邵按
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壁而自立剔成四十

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

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曰偃者
秋皆以偃諡曰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

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

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索隱曰
晉大康

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
四十四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殷有三

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
仕之窮也箕子比于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
事矣是以三仁不
同而歸其一揆也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

王韋曰桀紂摠不
道之君耳既曰桀
宋又曰宋其復為
紂所為言之不一
而足所以甚之也

王蔡曰太史公作
宋世家而首敘三
仁所以宗孔子故
贊首亦明言之
黃震曰按世家之
首併敘三仁明微
增補史記平水

子歸周之本心善矣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不為穆公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而穆不肖甚明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穆公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肯讓使之然歟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攘其國子孫于戈相尋者總絕也史不之譏而譏宣公之讓何也

凌約言曰言君子多宋襄於泓之敗乃傷中國闕禮義故多而褒之也且以其能讓庶兄目夷為嗣也

黃震曰按襄公初欲讓國目夷不果

蘇子古史曰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一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切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

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一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嗚呼爾者不原本末而惑于虛名將以杯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李攀龍擬秦昭王使人於齊潁王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為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為祥乃為禍先是雀生於城之隈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臺於官中鳴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侍臣田不禮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既作于鍾之縣遂

殷

索隱述贊曰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率傳冢嗣武敘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為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桀宋天之奔

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

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

三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

戴武宜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

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

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怠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

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曰襄公臨大

事不怠大禮謂君

子或以為多且傷

中國之亂闕禮義

之舉遂不嘉宋襄

之盛德太史公褒

而述之故云褒之

也

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曰襄公臨大

事不怠大禮謂君

子或以為多且傷

中國之亂闕禮義

之舉遂不嘉宋襄

之盛德太史公褒

而述之故云褒之

也

則相之知其賢守已也而卒不用其言襄蓋妄人耳史多其禮讓何歟

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瘻也偃乃更命工如寡人癰瘻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偃爾居徒幾何吾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

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顧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白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

臂急而汰於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為人所搏不愛鬻矣乎乃移使去韓王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擊狗馬西走王豈

猶以秦為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

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為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

鬚麋髭頰大膺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貝帶翹翹黃金師比綬不著綬綴以

絲繖命曰伉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為從長至函谷關然無

茅莖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為宋均者偃

聞相入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忌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

藪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味足以為之

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

為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為蓬條至今不珍也曰者趙氏囊衛爾跣行求救於魏今其勿令

加鳥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頰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葡美也又為西周武公東周惠

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家出文公之鼎彘椎而輸偃偃不知也匹何惠益見偃曰有道

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寡

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鳴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

博昌千乘之間兩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為人也大王象僵於臺下偃曰梓之日尚羊

僵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饑其

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穀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

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群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

令面夷矣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而樹之寡人象付於臺下則轉

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臍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

為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構我，皆其臣構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為檣里疾血，鴆夷加於其頭，以象其癩。鞅請以一矢蹄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鴉夷血出如雷。大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曰：王欲行王政，即身屬鞅，鞅還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備人鬪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瞻其腹者，如爾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趣走唐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鏗其脛矣，而偃者至，使人止偃者曰：是其脛，肩有何為者哉？置之。讞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子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八終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吳興凌維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

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

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

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豢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伯，即范丐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

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

林有堂曰：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

補方苞曰：此篇通以世數年紀為章，茅坤曰：晉本大國，而史遷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系甚明，而獻公惑於嬖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晉不絕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以伯天下，靈景厲中才之主，然因遺業又多強輔，故得與秦楚並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而死，國遂分於六卿，以區悲夫。唐順之曰：史遷大略多本左氏傳國語，故文多可觀。覽之明矣。若曰周公

入賀共不之見然
其事又見劉向說
苑有不可信者
光緒曰按封桐
事或以為周公
而柳宗元駁之
曰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
已必從而成之
也設有不幸王
以桐葉戲婦寺
亦將舉而從之
乎此宗元深文
之詞耳林有堂
則曰觀晉世家
桐葉封弟史佚
成之明矣又若
將為周公諱者
繆竊以為不必
諱也當其時叔
虞雖弱諒亦在
弱冠之年已當
出就藩封故周
公因此遂成之
設有不軌不法
如所謂戲婦寺

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
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鄆未詳也
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
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
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城城牆
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
侯索隱曰系本作曼
一期難周作曼旗也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
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
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召和
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
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
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燕
周皆作蘇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子仇杜預曰
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
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
預曰成師能
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

者公決不苟從
之况公素以至
誠感動成王成
王亦必不至於
宗元所云也吾
謂果成桐葉之
封不足為公病
金履祥曰按師服
初意蓋防奪嫡之
漸耳仇即文侯吳
日受平王拒密圭
璽之命兄固未遽
晉也其後曲沃之
封在昭侯之世師
服之言防微慮漸
始切事情故後人
服其先見併記其
初命名之言云
按此曲沃亂晉
之始
補方苞曰桓叔受
封紀年

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
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
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
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
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
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
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
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
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
欒叔實父也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
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
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
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
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
桓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緡音時戰
反又音善又音地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
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

侯子邾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邾而他本亦作都○正義音丘戰反鄂侯二年魯隱公初

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

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

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為曲

沃武公哀侯八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正義曰陘南鄙邑名

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白郎反虜哀侯晉

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

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買達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

伯曲沃益疆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

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武公

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

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

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補方苞曰曲沃疆而晉弱本支之盛衰也

補方苞曰武公得國紀年卒又紀年張之象曰前詳叙武公代晉之事而于此復總叙又一例也

按晉之亂自桓叔命名時晉人即曰此後晉其能母亂乎及封曲沃又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至此武公果滅晉而太史公結之曰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

七歲而卒代晉回以證二說之不誣亦以見亂之所從來者遠也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九

晉世家

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

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

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

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

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

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

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

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

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土蒞說公買達曰土蒞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

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買達曰聚命曰

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土蒞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

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蒞曰且待其亂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

金履祥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孫亦忌桓莊之支無才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按自晉獻公作二軍至狐之金玦用左傳文金履祥曰按晉獻公方滅耿滅霍滅魏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魏之封即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哉
按晉滅子大夫趙韓魏崩于此白居易曰昔虞舜父頑母瞽舜既克

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社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太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驪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在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也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也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如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今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今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

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故容之始形則齊眾祇戰而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作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者無一於是乎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感歎

按是時申生已為太子而獻公乃曰未知誰立其欲立奚齊之意可概見已申生既喻其意使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下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是以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謂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杜預曰以魏從萬有眾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亦狄別種里克諫獻公曰賈逵曰里克晉鄉里季也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師是失其官也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謂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

即移病請命虛儲副之地而聽其立焉則上順於親下友於衆而身享讓國之譽即太伯不是過已何至有新衣如字

崔銑曰獻公耽于邪樂廢適立聲之謀內決久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亡也

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已也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裝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社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衣如字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字音決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逐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晉伐曲沃也又匿晉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昨於

按驪姬垂泣數語其痛入髓誠足以推獻公之心者

董份曰避之他國若早自殺者言或避或殺耳所以深激獻公

吳澄曰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事皆賢者過之之事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崔銑曰獻公必殺申生矣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三十九

晉世家

五

鳳文官

獻公獻公時出獵置昨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昨中居一日索隱曰傳云六日也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昨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昨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關土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堆經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

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制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也

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昨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為為說反為子傷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為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正義曰勃白沒及鞞都提反章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重耳遂奔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袪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

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魯離子曰晉獻公滅虞實其俘于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迎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為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大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仕虞公之事矣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為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也士蔿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叢為祟於是集里之老幼

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求井伯死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也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率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年老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達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正義曰民逃其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鬻桑左傳作桑服虔曰翟地度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鬻桑鬻桑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壤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內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二十六年夏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正義

召至魏其舟車奉曰在曹州考城
縣東南一里
以班學童而宣諸
衛東望之人利其
器物而收之因得
腐焉死者且過半
故廢社之土不可
以塗宮室棄出之
始不可以主中饋
鬼神之所遺也今
虞之賢臣曰宮之
奇百里奚而已矣
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
族去百里奚與於得
則君既入之秦矣
其他奚取焉而必
欲置之曰無使適
鄰國君實欲善鄰
則曰愛厥苗無遺
秀可也今君坐不
安食不甘繼甲兵
以脫四封死歲不
征豈有他哉求吾
欲也敵豈未生無
所用謀如其非欲
猶將納之矧自往

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
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策但也毋如晉何獻公
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
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
者復生生者不慙謂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肯生時
不為之於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
里克卸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卸鄭晉大夫三謂荀
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
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
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其荀息之謂乎不負
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下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為兆端左右擊折有

焉如其用諸適吾
願也君何怒為公
曰善
備方苞曰晉疆而
壞接秦翟霸業之
始基也
黃震曰晉獻公變
驪姬殺適立庶而
荀息乃以身殉之
長君之惡以成其
亂陷矣齊悼子于
死地皆息之罪也
史乃許息不負其
言息固不負其言
矣如負國何夫等
死耳使息能以死
諫君豈不忠且偉
歟
楊慎曰晉公溺于
嬖寵發長立少荀
息不能諫正遽以
死許之是其言玷
于獻公未沒之先
而不可抹于已沒
按太史公既首
次獻公伐驪戎

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
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卸鄭使屠岸夷吾公子重耳欲立
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正義曰負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待
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
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音杜預曰姓卻芮正義曰却成子曰內猶有
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
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
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
以晉蔡之田七十萬今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
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
吾以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
元年使卸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
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

得驪姬矣而此
於既沒之後復
紀之以晉國之
所以亂者實在
此耳變寵之禍
誠可畏哉
茅坤曰夷吾背義
內失功臣外倍與
國能無亡乎
金履祥曰按惠公
之殺里克前以掩
奪國之嫌後以防
重耳之入克雖為
社稷立賢之計奪
奉于重耳然與其
弑二君而成重耳
孰若全申生以俾
後患因優施一言
之誘遂為中立之
謀坐視申生之死
于前而卒踏弑逆
之名于後惜哉

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
忌父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
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
大夫服虔曰奚齊悼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
以與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
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
故改葬申生申生與
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二曰曲沃遇申生申生與
載而告之曰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
請罰有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
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
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韓晉韓原
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

茅坤曰夷吾背秦
秦焉得不憾憾故
許邳鄭之再入重
耳也
補方苞曰與桓叔
好德晉國之眾皆
附焉相應

王維嶺曰晉背秦
地約及飢復分之
粟秦繆之所以伯
有道哉然亦由百
里奚佐之也彼號
射者適足以敗晉

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
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
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
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與大夫韋昭曰
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
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
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
惠公韋昭曰召武公惠公禮倨索隱曰謂受至情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
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
鄭曰杜預曰慶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
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
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

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
 秦繆公將兵代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奈何
 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
 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服虔曰
 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
 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言竹
 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
 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號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
 或類反繆公壯士冑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
 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
 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
 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而許之歸晉侯
 亦使呂省等報國人口孤雖得歸母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

王釐曰復了子圉
 來歷起圍與秦隙
 入重耳

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
 君亾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
 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後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
 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
正義曰餽音饋一牛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
 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初惠公亾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
 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戶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民力
之賤者不聘曰妾罷怨正義曰其眾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二年晉
 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
 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
 其妻俱亾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

按說苑云獻公時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後太子將死使人謂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凌約言曰紀重耳事重起後世作年譜王釐曰總序前事無一滲漏而復見

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也 以固子之心子也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 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圍立是為懷公子圍之囚秦 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圍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 諸從重耳囚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弗肯台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 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 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正義曰欒枝却殺懷公於 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 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 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 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 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 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 重耳

重耳亡時事蓋前此止及惠公事也 按太史公叙重耳出亡曰年二十一曰年四十二 三曰居狄十二年 年曰留齊凡五 歲皆為後八晉 時年六十二張 本

神方苞曰武公即位追叙其父大父悼公即位亦然故文公之立覆舉獻公之子以為章法 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 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 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麇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居 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 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 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 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也索隱曰興起也非狄可用與起故奔之也 以 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 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 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 二十五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曰杜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 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 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

增補大經曰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

晉世家 十 鳳文館藏

耳此語殊有味乞
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
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所以霸燎衣破竈
而粟豆粥光武之
所以興況下此者
其可不知飢寒之
味哉

按重耳以賢公
子稱乃溺於齊
女遂無志及國
使非齊女諸臣
謀終一亡人耳
然則重耳之得
國其天意乎太
史公叙其事之
顛末曰天開者
四曰天置者一
可概見矣

按重耳亡歷諸
國諸國或禮或
不禮太史公悉
書之皆為後日

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
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
不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
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
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
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
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
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
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
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
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
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

報復張本
曾淮南子云釐負
羈之壺殮愈於晉
獻公之垂棘趙宣
孟之束脯資於智
伯之大鍾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
心可以懷遠

王維楨曰楚方施
而遠欲報宜重耳
言不遜也

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
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
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
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
君曰諸侯公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
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
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
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
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
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
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
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縱緩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

補方苞曰謂重耳言不可忽也

柳宗元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接下無承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臣白季也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秦苗陰兩膏之人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正義曰呂卻欲也不欲

補方苞曰文公少而得士紀年其出也紀年入而得位紀年因以為章法晉人多附與惠公之立國人不附相應

按重耳反國固天開之然諸臣從亡其功實多介子推恥與要功者同浩然長往賢者過之事也

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杜預曰解縣西所封也郇又音環字也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

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臣者曰臣乃銘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也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囚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囚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

按自賞從亡至偕隱全用左傳文
盧舜治曰按外史載介子推事與此不同推從重耳

十九年在外嘗割服愈其疾重耳反國晉君賞從亡者祿不及推推亦不言祿與其母逃之深山文公省及求之弗得焚其山竟死於火國人哀之逢其死曰皆不察火故後世於是白謂之寒食予謂推有大罪四焉其母一子也棄而從父子遊十九年在外罪一也封親之體以結主驩罪二也文公倥偬之際遺推之賞隨即求之深自咎焉吾曰其嗟也可去其諫也可食何為竟死于火罪三也自死且不足惜何為并其母而焚之罪四也犯此四大罪而後世猶哀之賢之

王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曰縣上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囚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

惑也或曰石乞微
白公之尸張良擊
始皇不中而逸劉
討王莽不克而逸
各索之不獲死亦
類是矣則推之智
尤妙矣是未可知
也

按說苑云周內
史叔與聞之曰
文公其伯乎昔
聖王先德而後
力文公其當之
矣

按尊周大義也
趙衰假之以求
霸血鄰亦義也
先軫假之以定
霸二子真霸佐
也哉

王世貞曰成季佐
晉他謀策未離春
秋人物其薦郤穀
毋論鮑管遠可與
岳牧同風

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
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也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
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
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圍溫入
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
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
在矣杜預曰報宋賂馬之施也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乎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
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
軍賈逵曰欒枝欒賈之孫也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擘為右正義曰擘昌由反又音受往伐
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
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

王世貞曰當晉伐衛
衛楚之婚姻魯欲
與楚故使公子買
守之因楚救故終
不成事也

接文公不欲伐
楚又患釋宋又
必得鄭君而甘
心皆準出亡時
恩怨為施報也
太史公敘此段
段回顧是一篇
大照應處

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殺乃
衛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
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
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
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
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困日久
矣果得及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
曰非敢必有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為執為買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
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之大夫也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
 一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
 國子一言而匹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
 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今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也晉侯
 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字
 也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
 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
 也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忽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
 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今榮陽卷縣是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
 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子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馴馬被甲也徒兵步兵也天子使
 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同大夫也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

後晉文公入周襄
 王乃獻楚俘天子
 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賜大輅彤弓
 矢百旅弓矢千
 和遷乃取文侯命
 屬之文公之下義
 和者文侯字也註
 者又云能以義和
 我諸侯誤益誤矣

按說苑云士貞
 伯曰城濮之役
 晉勝于荆文公
 猶有憂色曰子
 王猶存憂未歇
 也困獸猶鬪况

大輅金輅彤弓赤旗弓黑也諸侯賜弓
 矢然後征伐○正義曰彤徒冬反城音盧
 賈逵曰天子
 卒曰虎賁
 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至地

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
 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
 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註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
 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
 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元為非也

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大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明德也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
 曰昭明也上謂
 天下謂人
 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

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一十八
 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
 土王庭即
 王宮也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
 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
 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
 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

國相承乃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

按左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按新序云燭之武夜出見秦君曰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

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及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至申公朝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文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公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

晉而取鄭君知其難矣焉用亡之鄰也鄰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害秦君說引兵而還文公曰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按說死云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之之故請與師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无脫者大給怨于秦卒之國家十有餘年喪其師眾禍及大

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今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燭之武也秦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公祀子逢孫揚孫三大夫成鄭祀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戕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眾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衰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林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云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

臣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按秦晉世婚固不可相伐况秦又德于晉乎爰枝謂未報其施不可擊者善承先君之志也先軫不引襄公于繼迹之道致以凶服從戎薄亦甚矣。
 曾王世貞曰晉襄之墨線也可以已於親乎其微秦也穆之再施晉也有容矣而不克終弗學也是故能哲而不能無殉也。

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
 後二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殺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郃陽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公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欲立長君長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震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太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

按盾知雍之好善而長先君愛之已使士會迎于秦矣復為穆羸所劫而以兵拒雍自為而自背之豈善執國柄者哉卒之靈公無道趙穿襲殺之而董狐有趙盾弒君之書蓋其自取也。

增郁離子曰晉靈公好狗築狗園於曲沃衣之綉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秀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

威。正義曰僻正亦反言樂僻隱在陳而遠無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佗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杜預曰其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今狐先茂隨會以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小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郟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六年

獻白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今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則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四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盾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眾怒攻屠岸賈殺之遂拭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詭狗以盡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

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四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捷是歲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丸見其避丸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首示眯為新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及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及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

人之言曰蠹蟲食木木盡則虫死其如晉靈之狗矣柳宗元曰厲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寔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何不知其大而不賢其小歟使不及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殺而以小德免也虜固賊之悔過者奚可書乎按說苑云鉅之彌晨往則寢門關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而假寐之彌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君之命不信有于此不知死

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祗皆作示字鄒為祈者蓋由祈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嫉嫉者也眯人為一人殆非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宣二年服虔曰宣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索隱曰行如字欲以去趙盾今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林曰犬四尺曰敖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虞翻曰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

也遂觸槐而死
 邵寶曰穿知有盾
 而不知有君雖無
 今甚於有令也蓋
 盾之專久矣靈公
 之立非盾意也執
 鞅非少主臣盾宜
 有之穿從其意焉
 而行大事以為盾
 必不我討也不然
 則穿也焉乎敢
 鄭玉曰晉靈公欲
 殺趙盾盾乃謀弑
 靈公遂使趙穿攻
 于桃園者情也謀
 既定則出奔以待
 其舉事既遂則復
 國以成其亂者蹟
 也盾蓋主謀穿特
 從之耳故太史書
 曰趙盾弑其君誅
 首惡也
 金履祥曰按左氏
 引孔子云云此非
 夫子之言也方靈
 公欲殺趙盾至于

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公八年左傳晉伐秦獲秦謀殺諸絳市蓋彼謀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與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歲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

伏甲攻之盾力關
 而出去是出區而
 趙穿攻靈公于後
 穿何怨于公而為
 此是必有所受命
 矣盾非果奔也故
 未出境實使穿也
 故不討賊天子書
 法因董狐之舊豈
 又為是言乎而反
 為趙盾謀也且盾
 成弑君之故矣縱
 使越境又何免于
 弑逆之罪乎以是
 知決非六子之言
 也
 王鏊曰太史公歸
 獄于盾不但區不
 出境反不討賊也
 王世貞曰謂趙盾
 之不與諫君弗知
 也謂許止之僅不
 嘗藥吾弗知也
 茅坤曰鄭之背晉
 而助楚過矣
 茅坤曰先穀肥計

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眾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晉趙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今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

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
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執政九年楚莊王
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

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國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龍又鄭証及別本作謂字借當作龍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借也字變

耳地理志云在魯告急備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

藥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

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

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

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

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刑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

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卿晉王也韓厥鞏胡趙穿荀

驪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驪音佳諡文子也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

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

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

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

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

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

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

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二年

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

成差五年二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犇郤至也伯宗以好直諫得此

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藥書曰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

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今諸侯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九 晉世家 二十 鳳文館藏

之誤晉遂奔翟而叛其族宜矣補方苞曰楚疆而晉挫裔夏之盛衰也

按說苑云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求壯士得霍人解楊字子虎往

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

乃執解楊而獻之楚楚王厚賜

與約使反其言今宋趣降三

乃許于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喚

宋使降楊倍楚約而致其晉君

命楚王怒將烹之楊曰君能制

命為義臣能受命為信受吾君

命以出雖死無二楚王諾爭皆

諫王卒赦之歸

之責

按齊使曰頃公母猶音君母即

漢高吾翁即若翁之說也項羽

聞言而脫太公鼎鑊之厄卻克

聞言而免戰士鋒鏑之虞善言

之感人也如是哉

按左傳云梁山崩將召伯宗謀

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

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

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

而已

王應麟曰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

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眾

而君子獨也
吳寬曰與惠公國
人不附同矣
第坤曰強則驕故
多內變而生亂

按實至實郤至也

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
又於連反曰鄢音偃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
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
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今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
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
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乃使人間
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
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
試使人之周微考之周京師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
郤至郤至不知見實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
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
者公怒曰李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
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

王世貞曰女也悼
也晉之令君半文
創伯而優哉必也
吾從悼
按此段倒叙接
下無跟迹

此二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
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三子患必及
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也公
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
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
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
立之徐廣曰上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
公葬之以一乘車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也○杜預曰厲公囚六日死
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
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
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
容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索隱曰幾音今大夫不忘文襄

按新序云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詭立其子不為比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鵠澤也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侯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于亂行賈逵曰行陣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謂會才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五會于相七會于鄭八會于亳城九會于蕭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虎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靡音靡索隱曰劉氏靡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

增徐中行曰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翼子而謀及孫則周德所以深長之效也春秋時賢卿士大夫何可猶數然往往不能以其身行而為數世之身君子有憂之曰是夫也未老而偷則又曰及身而已蓋至于樂而之汰餘盈而後貽可知也故曰賢者貽以安不賢者貽以危

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二世主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補方苞曰六卿疆而官室界君臣之盛衰也

補方苞曰晉之區實由於此歟齊田盤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同而左傳乃歸美於魏獻子其職不逮史公遠矣

余有丁曰按左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吾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遂殺午中行寅死寅之甥中行寅死吉之姻也而相與

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李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李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

索隱曰荀偃之孫射音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偃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

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歎血晉公次之

三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

光緒曰按中行文字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奮夫公之故人公奚不林舍且待後重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善好佩此人遺我玉環足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我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見韓非子

按一立哀公也太史公兩叙其以文之自皆由知伯故兩用故字文法奇崛變化不嫌其複

補方苞曰范中行併於四卿知伯最

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

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也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而分其地猶有知氏與三晉故云四卿

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索隱曰趙系家云驕是爲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二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札相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况紀年之說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

徐廣曰世本作相子雍注云戴子

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

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

索隱曰畏懼也爲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

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

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

魏文侯以兵誅晉亂

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

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頌立。

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相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相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

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

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相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王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文公雖嗣曲沃日疆未知本末祚傾相莊獻公昏惑太子躍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遽亡。蘇子古史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虞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

方苞曰齊威王元年見亂臣不謀而同惡乃天道人事之極變也。趙恒曰晉文公古明君也。獨舉忘介推事以見為君之難也。以明君照下驕王言靈成景厲悼皆驕王也。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總結為君之難。黃震曰晉悼公十

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除起而收之遂伯諸侯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敵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變厲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敵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如登可謂知用兵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終

巖谷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

陽生稱正義曰尺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

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水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

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

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

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此重黎

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

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子六人拆剖而產焉子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誰允南通才達學

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

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

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皆拆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

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知自若數月剖合母子無恙斯蓋近

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系

謂楚祖顓頊至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嬀其長一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楚世家

揚慎曰楚世家叙世之自來處可法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入增評

卷章生重黎者乃左氏所云顓頊之子黎也加曰重者或兼稱重耳是楚祖重黎惟一人若司馬氏之祖曰重黎乃二人也按風俗通云楚之先有出自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六曰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六武勤勞而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

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漢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 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 三曰彭祖。虞翻曰彭祖姓對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謚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 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鄆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鄆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火正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鄆國為鄭武公所滅也 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括地志云故鄆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 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曰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

又曰漢藝文志鬻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秋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按詩外傳云楚熊渠子夜行見羆石以為伏虎擊之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稱王

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與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黹。索隱曰一作黹音土感反黹音與但與宣同字亦作宣也熊黹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索隱曰鄆謚本作熊揚又作揚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粲音吁地名也今音至于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越譙周作揚越州是也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宣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贊紅從下文熊贊紅讀古史考及鄆氏劉氏等無音襄紅恐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鄆王舊都今鄆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執庇為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

母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殺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蚤卒，其摯紅立而被延殺。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楚，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
索隱曰：堪一作湛。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二弟爭立，仲雪死，叔堪入。避難於濮。社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正義曰：按建寧，晉郡在蜀南。南按成王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濮之

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罈立。
索隱曰：罈音鄂，亦作罈。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索隱曰：坎音若威。反一作齒，又作歛。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徐廣曰：駒音舜。○索隱曰：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駒。反一作齒，又作歛。

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為蚡冒。
索隱曰：古本蚡作紛，音慎。冒音芒。北反或亡報反。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王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弒其君瑒公。三十五年，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按欽此為下諸侯叛相侵殺張本

金履祥曰：按史記所載，當是蓬章求成之辭。爾春秋之世，馮陵諸夏，惟楚為其觀。熊通蓬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鄖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冢。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泰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墳，壓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陵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有葛陵鄉，即黃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也。

始都鄧 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鄧，今南郡也。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

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漢開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索隱曰：羆，古艱字。是為杜敖。索隱曰：杜作壯，側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綉，粉反。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括地志云：陘山在鄧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也。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桓。楚族。

按經世云：自是江漢之間皆服于楚。

金履祥曰：按春秋之中，凡基弑之人，必求列于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王久矣，熊惲弑其君兄而自立，故修好諸侯，入

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徐廣曰：年表及它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二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冀辱之，遂行至孟地。正義曰：音于宋。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二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瘡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夔歸鄉。○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匹居外久，卒得友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

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公包茅之不入，則定位之後，跋扈如故可知矣。

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也。而

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弟也。而紂太子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

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姬當作妹。商臣從之。江芊怒曰：「正義曰：芊，亡爾反。」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黃父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與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

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皋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廣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也。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

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蔽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君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

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之易得也。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也。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五

按淳于髡悟齊威王亦用此言

按說苑云蘇從食君之厚祿愛其從而諫其君則非忠臣也

乃入諫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狠好樂者多昏

者多亡荆國亡元日矣王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列鐘鼓之懸明日按蘇從為相

百也 金履祥曰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於鼎也

物著之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五

許無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象物神靈之說滿蓋設詞以神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補方苞曰載知厚德載物之載商之德能載其祀六百也

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郊杜預曰郊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郭周武王遷之成王定鼎於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盧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索隱曰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

按新序云莊王許平子重進諫莊王曰古者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敢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當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子重進諫莊王曰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晉師大敗奔走度河爭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執晉軍詩云不侮寡不畏強鄭莊王之謂也

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二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圍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凶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凶也凶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二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二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雲左傳是為郊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疾郊敖二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楚世家 六 鳳城宮藏

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于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按此敘子比子皆棄疾為後弒靈王而平王立張本。

金履祥曰：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鈞臺在河南陽賈逵曰：咸山之陽。穆王有豐臺之朝。服虔曰：豐臺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臺在陝西。穆王有豐臺之朝。始平郭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又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桓公。杜預曰：用舍名。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

離徬徨山野卒之。餓迫而死。欲求章華之樂，其可得乎？吾知靈王者，于斯必當追歎舉之言為忠也。嗚呼！晚矣。增賈傳新書云：翟王使至楚，楚王夸其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增三祭，弗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郊，謂之郊。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賈逵曰：咸山之陽。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臺之朝。服虔曰：豐臺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臺在陝西。始平郭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又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桓公。杜預曰：用舍名。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

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聚然皆笑。於是靈王使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囚人實之。八年，使公子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蓂。徐廣曰：華一作巢。巢案：服虔曰：華露藍蓂，蓂素大輅也。藍蓂，言衣敝壞其蓂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涉。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曰服，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

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

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二國楚別都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二十里地理志云此乃

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

事焉杜預曰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

王會兵於申索隱曰從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姓起名

起子從囚在吳章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

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

欲襲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鄧城縣東

二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哲為令

尹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土

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

揚慎曰析夫之對取國語而略其後一節按後節引所招之詩以寓規諫正其警策而乃刪之此其疎略也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以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

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

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

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

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荆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

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青縣西界託伏山水經云

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以靈王於是獨傷

惶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謂曰為我求

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

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

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

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王弗誅恩執大馬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

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也申亥以二

茅攢曰靈王枕股飢臥乾谿之樂基之也事變至此始曰眾怒不可犯大福不再吁亦晚矣

余有丁曰按余不
忍人將忍王二句
與晉章對晉厲公
相類

按前既敘共王
五子相篡弒矣
此復追敘共王
請神決立一段
與叔向論子比
一段首尾俱用

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
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
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弃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
人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
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
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弃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
初王反子皙遂自殺丙辰弃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
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
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
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湯侯潘子司馬督當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
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
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賈逵曰巴姬共
王妾○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
璧一邊杜預曰過

初字如字蓋總
收上文以見平
王之立不偶然
也

按五用有無字
下分應

其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
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
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為平王
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
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
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
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
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眾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
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二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
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覺而動可
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也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也
囚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
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

按十用有字反
應上五無字

凌約言曰因論齊桓晉文并引文公作証分為兩段各叙其有賢臣為輔而皆以有國不亦宜乎一何鎖之至

外屬焉。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莘姓有亂必季實以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齊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也。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服虔曰皆預云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八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惠懷棄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

不終焉。卒立者弃疾。

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今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聲拜也有民

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弃疾李也。

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極極忌聲相近。為太子建取婦。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蔡也耶陽女奔楚大夫

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

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

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疎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焉。以來自太子建。

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也。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

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城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縣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

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

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

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

子比數句則以无字反。應有字而以何。以有國一句鎖之。對待整然。
按此下詳見吳世家伍子胥傳。
淮南子云。費無忌復於荆平生。曰。管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不能與爭者。以其僻遠也。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自太子建。自收其南。是得天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奢傅之。居一年。而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將輔之。

將以害楚其事已
構矣王曰爲我大
子又尚何求曰以
秦女之事怨王王
因殺太子建而誅
伍奢

按說死云楚平
王使奮揚殺太
子建未至而遣
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至王曰
言出于子口入
于爾耳誰告建
也對曰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
子臣不佞不敢
或也王曰而敢
來何也對曰使
而失命召而不
來是重過也逃
無所入王乃赦
之
茅瓚曰伍奢之料
二子頗與陶朱公
之智同
王韋曰尚死父昏

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
欲誅之太子聞之入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
患盡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
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
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
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
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
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
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
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
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界梁正義曰界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

報讐各從其志同
歸于仁而已
鍾離陰曰說苑云
伍員以刑急求之
登太行而望鄭曰
蓋是國也地險而
民多智其主俗土
也不足與舉去鄭
而之許見許公而
問所之許公不應
東南向而唾伍員
再拜受賜曰知所
之矣因如吳
凌約言曰上言楚
恐城郢下乃申言
所以恐而城郢之
故是太史公敘事
文法註以爲誤註
誤矣
何孟春曰楚費無
忌諛殺伍奢伯州
犁而吳數侵境於
是子常殺無忌後
吳再伐楚入郢昭
王奔鄖而卒遂國
楚得不以人知吳

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界梁人界梁大夫怒發邑兵攻
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界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
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
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
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
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囚太子建殺
伍奢子尚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語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
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正義曰名左傳云囊瓦伐吳
衆乃喜四年吳二公子奔楚昭二十年二公子奔楚八公子掩餘奔楚徐公亨燭庸奔鍾吾此言三公子非楚封之
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二十里假姓皇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十年冬吳
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

入郢者信之報
而余以為昭王之
得不入者又誅佞
人之力也

評點 史記言林

鳳文館藏

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入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月庚辰，昭王入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正義曰：走音奏，鄭音云，括地志云：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鄭國城也。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立平王，齊求無厭，平王殺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入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

凌約言曰：孔子相魯，太史公母于世，家俱特書，以其出處係天下之興衰，非特關魯國已也。補歸有光曰：都據漢志，南郡若下注云：楚昭王畏吳徙此，後復還郢。

按說苑云：昭王曰：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胸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股肱也。胸脇有疾，轉之股肱。

增補史記平林

卷四十一

楚世家

十一

鳳文館藏

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鄆城縣西八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豫州鄆城縣東南百五里有五里。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地志云：豫州鄆城縣東南百五里有五里。楚恐去郢，徙都都。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郢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云：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通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也。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惟楚見之也。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一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

唐為去是身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
宋景公意

余有丁曰申即子
西前既云平王庶
弟此又云昭王第
死

按昭王舍其子
而讓弟正與宋
宣公之讓司然
公子問受讓而
仍立其子其與
穆公既立而後
傳位於姪以致
十世不寧者相
去遠矣

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安
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
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
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問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
昭王卒於軍中子問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
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
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往迎也閉塗防斷外
寇為昭王薨於軍中子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
子章立為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
惠王也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
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
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縣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
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東南三十二里襄信本漢鄧縣之地後漢分鄧置襄信縣在公
信縣東七
十七里也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
鄭初白公父建囚在鄭鄭殺之白公囚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

余有丁曰此孔子
所以彼之

按淮南子云百
公勝得荆國不
能以府庫分人
七日石乞入曰
不義得之又
能布施惠必至
矣不能予人不
若焚之母令人
害我白公弗聽
也九日葉公入
乃發大府之貨
以予衆出高庫
之兵以賦民因
而攻之十有九
日而擒白公

也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
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
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
杜預曰楚別府也欲弑
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囚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
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
立為王月餘會葉公求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
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
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二年吳王夫差疆陵
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
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
曰周定王
二十二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
不能止江淮北正義曰正義曰長也江淮北謂
廣陵縣徐泗等州是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
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正義曰中
音仲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
云密州莒縣故
國也言北伐者
皆在徐泗之比八年魏又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
簡王太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諡法云不
王其國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
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
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

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二十五里是也。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二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

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

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楚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

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隱曰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

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

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疆而二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

尤疆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

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

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今攻楚故云齊欺楚也而令

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

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

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故王逐嬰

余有丁曰按秦無獻王乃公也

王蓋曰以天子而致胙于諸侯太史公特書之著周之弱也

王章曰惠王稱王而曰初見秦之始強也其強在相儀之後儀之功著矣此太史公敘事之次第也

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博其子卒以與王遇索隱曰博音博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

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

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二十里懷王元年張儀始

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

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

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

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

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

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

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璧之人有遺其舍人一

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

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

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

鮑彪曰此策其指雖為齊小持勝之善。楊慎曰按晉學記言云為蛇畫足之論世人庸人固多以為口實然戰勝而不知止謂之畫足可也如未為蛇則必足之云故凡操此論皆未嘗為蛇者也。

王鑿曰此段文氣爽即跌宕連用四無先字不覺其煩。

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也。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田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闈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闈之厮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

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自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

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公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

凌約言曰儀之詭計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詐。楚王顧深信而宣言于朝，王之駭無不足怪，而羣臣皆賀，則舉朝可知矣。設無一軫楚幾無人哉。太史公下一皆字，獨字其意自見。

楚穆文熙曰：秦人商於之約，初意亦欲嘗試于楚，知以城易趙璧之故事，非謂遂能欺楚也。不意懷王遂墮術中，以成秦人之詐。陳軫之策亦簡生之謀也。惜不用哉。凌約言曰：陳軫逆

張儀之詐而獨弔善矣至秦果負約而王欲伐之則又勸曰不知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夫秦加無道于我乃欲賂之無故而絕之不義甚矣然則當知之何移其賂秦者賂齊以修舊好庶乎師出有名矣乃知魯仲連處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董所及也

六百里不聞八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入於秦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也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目謝楚不解且

實豈非中其所料也哉張邦奇曰夫商於之誑楚儀之反覆詐譎其言之不足信亦既有徵矣楚王已欲殺之而復聽其說也哉因其說而重結於秦是以坐待其咎噬之劫之成也大抵儀之去就點中之得喪不足為楚國輕重楚之患莫大於絕六國以從秦楚不慮其重而犯於其所輕卒之身死於秦國亦不振亦重可惜也

大王在楚不宥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歌者為之勝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一年齊湣王欲為從長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也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掇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掇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人於秦

增補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十六 鳳文館藏

軫與昭雖能保其說之終納耶王整曰齊遺楚書聞其與秦合也王慎中曰尊周室以案兵息民本正大議論後偉事業但非楚王所能為雖潛王恐亦徒言耳

則燕趙亦宐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凶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索隱曰：睢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非隴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平陽秦之武遂，宜陽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凶楚之救，韓不能使

韓不凶，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所報德莫如楚。厚河也，山韓西境也。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正義曰：昧其為反後同。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一年事矣。

按楚往迎婦與前約婚姻應此太史公敘事針線處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凶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立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

王登曰秦昭王遣楚懷王書和盟也

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囚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正義曰：婿之父為婦之父，婦之父為婿之父。母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姪。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

田汝成曰：秦之虎狼，不可信。此易明。者懷王不聽昭睢，以致墮秦人之計，悔亦晚矣。

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駟按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縣，因析水為名也。二年，楚懷王囚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

王碩中曰：按齊王遣楚王書，欲楚率諸侯攻秦，取武關，設王聽之，何致今日困于武關而不可返耶？此段脈絡，自齊王遣書貫來。

楊慎曰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挑禍以陷親復屈讎而自伏項襄得謂之子乎

補方苞曰此道戰國之文而不見楚策中
余有丁曰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氏
補方苞曰稱去聲衡量楚之強大也

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二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鄆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羅鷺也徐廣曰曰靜曰鴈野鳥也○索隱曰鴈音其小鴈也鄒譙晉盧勳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

增揚慎曰謀臣智士多以口舌中君

之欲者類此楚人好兵發矢之類是也妙處全在弋字射字發字羅字張字精繳出實弓箭新繳及奮翼鼓鞞等字格新而字法亦奇
增屠隆曰本此秦而先發之以樂者欲言之而以此報之也
○又曰二段開闢論六國若不知有秦者

增董份曰一發之樂再發之樂欲動襄王楚人之計巧矣

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邾邳者羅鷺也索隱曰費音祕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猶昔其獲非特鳥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隱曰還音患繞也射音右○正義曰圍音諸城在汴州雍丘縣東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還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并則宋方解魏左肘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并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一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精繳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精屈也江西大梁已了乃收繳於蘭臺桓山之別名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落落音波○索隱曰落音播音附射噉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噉一作獨還音宜蓋一作益蓋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齊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

曰囑音畫謂大鳥之有鈞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遠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大山郡記云大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大山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十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前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

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夕發濶丘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濶丘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

加卽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

境於趙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於趙也而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社社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復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

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榮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

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

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

也王出寶弓啓新繳涉鄢塞徐廣曰或以為漢今江夏一作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郢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呂也杜預

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

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也言欲吞山東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

楚相昭子曰徐廣曰武公定王之曾孫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

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

增楊慎曰至此獨言秦而五國在所略復以怨字換樂字襄王得不憤而恥哉

增秦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襲虜而歸懷王竟死于秦

增白公怨鄭殺其父欲報鄭見晉伐鄭遣使子西往救

因怒而襲殺子西并劫楚王○子胥

怨楚殺其父遂將吳兵伐楚鞭平王

增慎曰周武公折楚相之文辭意動

增顧克曰楚懷以六千里之地不能自保客死於秦為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評點 史記 卷四十一
天下睽固及世之
辱也頃襄立謂
宜率意遠思膽新
勵志以雪前耻而
蕃屏周何敢攻於
九鼎之謀哉力能
勝最爾之周不武
強能加天下之共
主而劫之不忠逞
兇殘肆貪婪而欲
斷文武成康數百
禩之德澤不義耻
不思魏惟利是圖
楚誠無人心者矣
使當其時一匹夫
宜盈尺之紙布告
天下曰得楚不職
輕讓帝榮罪在周
敵凡在同志幸仗
義而還其與謀則
天下之懷不平者
莫不雲合響應以
為誅罪人而三尺
童子亦得以持杖
撻之矣然則武公
廢鹿之喻非周之

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
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
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較
也二十晉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
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
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二
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也言楚取必為
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
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
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
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
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

之幸實楚之幸也非
以存周實以存楚
也不然覆國滅身
不待王剪之師而
後見矣
增穆文昭曰一管
最精蓋以利害劫
之楚雖貪不敢肆
矣

日謂虎以爪牙為兵而
自利於防身也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
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虎皮人之攻裂楚
之地足以肥國誑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
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
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悲貧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
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
地予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正

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
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
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荆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
楚襄王兵散遂
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
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
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
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

子以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襄王拔之更名。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甲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惇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入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

廖道南曰：幽王即李園女弟所生。幸于黃歇，黃歇進于考烈王，考烈王絕矣。故上著秦王趙政立，下著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司馬光曰：楚自祝融驚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國，震廢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敗而不悟，凶師而不悔，以客死于秦，使其子孫銜涕忍耻，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救，恐充逃鼠，伏自屏于陳，求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救而國以淪，凶不亦悲乎。

增趙恒曰：贊意言持勢而凶也。觀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句可知。意謂楚國天下莫強焉。楚靈以驕弄疾以淫，皆以操行不得幾再凶國也。

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二郡。索隱曰：裴注頻引孫檢不知其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弄疾以亂立，屢淫秦女，甚乎哉。幾再凶國。索隱曰：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曹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輦路盤縷及通，而羈僭號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茲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詐衰南土，蘇子古史曰：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可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認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二十二 鳳文官 歲

巖谷 修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